

侯俊明《背令旗的人- 乩身訪談創作》

文/蕭伊伶

「我希望我就是個乩童，在創作中，裸身赤足，劈砍自己，血祭天地，進入闇黑的集體潛意識裡，去看見，去釋放靈魂中種種的恐懼與不安。」—— 侯俊明

2019年藝術家侯俊明受邀駐村臺南321巷聚落，與六位乩身進行「身體圖」創作之計畫，2020年於運河畔的水色藝術工坊發表《背令旗的人- 乩身訪談創作》，臺南在地藝術空間水色藝術工坊也以地主的身分協助田野調查，走訪多家宮廟，延伸「身體圖」系列深入台灣民間傳統信仰與當代藝術進行交融。在千廟之城、眾神之都的台南進行的現地製作《背令旗的人- 乩身訪談創作》試圖剝除禁忌與神祕的包覆，描繪並轉譯於畫紙之上，整個計畫成果凝結為大型的裝置作品《顫動》，交錯層疊的木子形成倒金字塔形的結構體，機械裝置運轉下，擊打地面發出巨響，宛如神祇「在場」(present)。開幕當日並由受訪者之一玄昌壇乩身張志璋進行完整小法儀式，更添神祕。《背令旗的人- 乩身訪談創作》此計畫訪談了六位乩身分屬不同宮廟，分別為聖王殿廣澤尊王乩身林崇偉、養正書院玄天上帝乩身張理荃、慈心壇九天玄女乩身吳秀蓮、水門宮吳府二鎮乩身許一允、玄音寺準提佛母文乩周芳如以及慶城殿武英大帝乩身城瑋廷。每一組作品由乩身身體圖、乩身手稿、神明開示與藝術家的詮釋手繪四件所組成，訪談錄像並展示於現場。

「拜請哪吒大元帥，神通法力廣無邊…」展場內懸掛著多條長約兩公尺色彩鮮艷的畫幡，入口陳列的第一個影像便傳來擊鼓與眾人念誦聲，台南紅頭小法三太子「請神咒」作為儀式中將至未至的閥限性(liminality)開場，敲擊鼓點召喚神靈。乩身的「身體圖」梳理了訪談成果與乩身們的生命史，神靈的附身經驗因此與現實人生交錯、開展。作品衝撞觀者的所有力道集中於三十一把椅子所組成的裝置之上，就像乩童綑綁在腰間丹田位置的紅色腰巾，毫無個性的尋常木椅因為綁著驅邪擋

煞的紅綾而產生了「神性」，椅背上再綑綁三把菜刀，結構形體像是一座座竹轎，所有量感集中在底部單一木椅上，隨著動力裝置敲擊著地面上四塊砧板所拼合的受力面，隨著那速度穩定的節奏，具有彈性的竹棍上下擺動發出震攝人心的聲響，是眾神駕到。

在侯俊明的文字裡試圖模擬乩童被神靈附身之時的不自主的生理反應：「我可不想嘔吐呢。那太不舒服了。但我會試著讓自己顫抖。在山谷裡。在海浪裡。期待著自己能在顫抖之中開啓神通能力。」隨著打嗝或嘔吐等刺激性的靈動現象，原主的靈魂從肉體中撕裂開來，所謂的「神明」降駕於武乩乩童身上，退駕時則耗盡精力般的癱軟虛脫，整個過程形成主體的退隱。出借肉身與神明結契的「乩童」，附身之後，神情、聲音甚至性別都能達到轉換，暫時退場或者出走的魂體成為旁觀凝視的他者，在此狀態下往往會使用「非日常」、與「象徵性」的刀械自殘肉身來驗證神靈的「附身」(possessed)，或者鯊魚劍、五寶針球砍刺或者割舌，神秘的附身狀態或許指向了「孿主體」。

附身可以溯及歷史久遠的薩滿 (shaman) 與巫覡等超自然事件，包括預言、治療與屬靈世界溝通，在精神醫學裡除了由生理因素造成了幻覺與妄想的思覺失調症，附身往往被視為人格的解離，神明上身以後，意識改變狀態處於恍惚出神 (trance)，聚焦於儀式所產生的催眠般召喚，隨著外界退開、浮現潛意識所構築的主體，事後則可能產生解離性失憶 (dissociative amnesia)。附身在心理學的學門中則被視為內在潛意識的逃逸，以十九世紀末流行的歇斯底里症為例，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認為是藏匿於潛意識中的創傷意念被揭開暴露，榮格 (Carl Gustav Jung) 則利用更具說服力的情結理論來詮釋靈體的附身，那些意識的分泌與滲出、從心靈解離出來的碎片凝聚成足以推翻自我意識的主體，在社會階層深刻與道德政治壓迫下的特定時空場域，也往往出現由「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subconsciousness) 所造成的附身現象。

訪談錄像中，隨著神靈附體，有的起乩時身體時而搖晃時而抖動，有的則態度平靜口吐天語、侃侃而談與凡人無異。在藝術家進一步的提問下，列舉出可能的象徵圖像與關鍵詞彙，身體作為容器的乩身們以文字、筆繪分別描畫著神靈的模樣，有龍形有腳踩蓮花，或者言說婉拒神明後肉體將面臨的不適與責難藉以暗示其中的「被動性」，乩身持香揮舞、手持令旗，促使觀者想像其差兵遣將且與幽冥為伍的複數生活。除了問及如何被神明揀選為乩身，如何解答生、老、病、死，在訪談中，藝術家亦成為期待治癒與解惑的信徒，「問事」的這個動作形成了訪談主客體的轉換，侯俊明必須不斷的掏出自己的隱私來進行交換與溝通。沒有神靈附身的乩身返回凡人，被藝術家詢問著自身生命史，而那些問題背後的象徵意義都可能在知識不對等下處於模糊狀態。首先，躺在地面圖紙上進行「身體圖」的描繪，便需要花費極大力氣加以說服，形成訪者與受訪者的緊迫張力。

當代藝術場域轉化了附身行為背後的隱喻，乩童的存在成為對靈魂本體的叩問，似乎論證了靈魂與肉體並存的心物二元論(mind-body dualism)，卻又為理性世界所推拒與懷疑。築神壇、作法與辦事，以肉身作為中介，面對信徒肉身之眼晦暗不明時，他們提供著另類的心理諮商、預言禍福或者道德規訓，在透過藝術家的抽取與轉化，當代數位情境中的通靈者與這些儀式展演成為可供多層次解剖的藝術行為，不再只是民間信仰中的局部與碎塊，討論著神靈與主體的行為邊界，乩童們出借「肉身」的過程，神秘、難解一如藝術家的天賦，令人欣羨且畏懼。充滿神秘主義色彩的探索，藝術家觸及了台灣民間傳統信仰中的人、神界線，而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的靈感迸發，神識的入迷何嘗不是另一種通靈附體。